

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
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綉絺紵亂君之所造
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
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紵爲
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墻文畫雕琢刻鏤錦繡
被堂金玉玕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
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
綉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
者不得賣也玕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
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

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
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
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
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
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
不良誹謗而主廼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
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
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
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
閣運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

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脩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

下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

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
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
久飢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
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
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
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
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
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
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

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
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秦穆公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
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
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
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
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
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
黑之以為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
天下而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

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踈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

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執與其地利旣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王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劔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

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郊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社門不出愧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

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

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妻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吊至於子大夫而不吊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筦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

必桂之糞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簾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

仲孫它

一本作息

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馵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圃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圃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晉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人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

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僬僬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僦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

葬必僦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今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

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累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僇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槨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僇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劔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

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
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
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石曰吾暇乎哉父
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
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
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
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

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
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
者學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
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
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縞爲冠也而越
人徒跣翦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